

江邻幾杂志卷上

星凤阁校录

山谷《茶磨铭》云：“楚云散尽，燕山雪飞，江湖归梦，从此祛机。”

都下鄙俗，目军人为赤老，莫原其意，缘尺籍得此名邪？狄青自延安入枢府，西府逐之，累日不至，问一路人，不知乃狄子也。既云未至，因谩骂曰：“迎一赤老，累日不来。”士人因呼为赤老枢。伯庸常戏其文云：“愈更鲜明。”狄答云：“莫爱否？奉赠一行。”王大惭恧。

李后主於清微殿歌“楼上春寒水四面”，学士刁衍起奏：“陛下未睹其大者、远者尔。”人疑其有规讽，讯之，云：“风乍起、吹皱一池春水。”又作红罗亭子，四面栽红梅花，作艳曲歌之，韩熙载和云：“桃李不须夸烂熳，已输了春风一半。”时已割淮南与周矣。

大历十才子：卢纶、钱起、郎士元、司空曙、李端、李益、李嘉口、耿纬、苗发、皇甫曾、吉中孚，共十一人，或无吉中孚，有夏侯审。

绀者，青而含赤色也。

省试，《王射虎侯赋》云：“讲君子必争之艺，饰大人所变之皮。”《贵老为近亲赋》：“见龙钟之黄耆，思仿佛於吾亲。”试官掩卷大噱，传为口实。

章伯镇珉学士云：“任京有两般日月：望月初，请料钱，觉日月长；到月终，供房钱，觉日月短。”

歙州黄山俞侍郎献卿，当与友人肄业山中。一日深入山中，见松树有大黄实，抛石，击落一枚，甚坚而香，俄落深涧中。翌日再寻，则失所在。或云：《抱朴子》所谓“招葳，食之可仙。”

晏相有“春风任花落，流水放杯行”之句。

惠崇游长安诗有“人游曲江少，草入未央深”之句。

贩鰾者器中置鰾，云：“口喜睡，鰾好游，不尔睡死。”

长安姚嗣宗诗：“蹋碎贺兰石，扫清西海尘。布衣能办此，可惜作穷鳞。”韩稚圭安抚关中荐，试为大理评事。

广南呼食为头，鱼为豆斗，茗为薄、为筴，笔为支、为床、为枝。

供奉官罗承嗣住州西，邻人每夜闻击物声，穴隙视之，乃知寒冻齿相击耳，赠之毡，坚不受。妻母来，见其女方食枕中豆，赠之米面，亦不敢纳。遂挈其家居州南，聚赡穷亲四十口。尝辞水路差遣，云：“法，乘官舟，载私物，不得过若干斤重，恐其罹此罪。”乞与陆路差遣。

祖择之押字，直作一“口”字，人问之，云：“口无择言。”

江南一节使，召相者，命内子立群婢中，令辩之，相者云：“夫人额上自有黄气。”群婢皆窃视之，然后告云某是。柁工火儿杂立，使辩何者是柁人，云：“面上有水波纹者是。”亦用前术。

长安北禅寺笋石，郑天休资政题十字：“春至不择地，路傍花自开。”刊之。

向相延州诗：“四时常有烟棚合，三月犹无菜甲生。”又有人嘲同州诗云：“三春花发惟樗树，二月莺啼是老鸦。”

酒，所以治病，药非酒不散。

真庙将立明肃为后，令丁晋公谕旨杨大年，丁云：“不忧不富贵。”大年答如此：“富贵亦不愿。”

梅圣俞过扬州，宋相公庠送鹅，作诗谢之云：“常游凤池上，曾食凤池萍

。乞与江湖去，从教养素翎。”得之不怪。

康定中，侍禁李贵为西边寨主。妻为昊贼所虏去，家中一白犬颇驯扰，妻祝曰：“我闻犬之白，乃前世为人也，尔能送我归乎？”犬俯仰如听命，即裹粮随之，有警则引伏草间，渴即濡身而返，凡六七日出贼境。其夫无恙，朝廷封崇信县君。

好事者记一春好天气不过二十日。

朱巽草制云：“某官夙负材。”真庙令出典藩。

同州民谓雨沾足为烂雨。

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，李卿孙惟留一篇夏英公诗：“流光过眼如车毂，薄宦拘人似马衔。若过琵琶应大笑，何须拭泪湿青衫。”

刘师颜视月占旱，问之，云：“谚有之：月如悬弓，少雨多风。月如仰瓦，不求自下。”

田元钧狭而长，鱼轩，富彦国女弟，阔而短，在馆中，石曼卿目之为龟鹤夫妻。

曾会，泉南人。不改乡音，尝闻叩户声，呼童视之，云：“无读作模客，是狗抓痒。”遽起云：“请门客自朝汤。”胡巽嫁女，与侯询云：“嫁女与侯孙。”

凌景阳都官与京师豪族孙氏成姻，嫌年齿，自匿五岁。既交礼，乃知其妻匿十岁。王素作谏官，景阳方试馆职，坐娶富民女论罢。上知景阳匿年以欺女氏，素因奏孙氏所匿，上大笑之。

王貽永冠枢府，持慎，少所发明。杨怀敏自河朔入奏堤塘事，所欲升黜者数十人，两府聚听，敏来白事相府，为具呼为“太傅称说”云云，莫敢发言，独貽永颀怒云：“押班如此，莫謄倒人甚多，未为稳便。”敏缩头而退。时庞相、吴左丞为枢副，退而言曰：“尝得此老子恶发，大好事，政府呼太傅者

有惭色矣。”

杨大年行酒令：“李耳一作阳生，指李树为姓，生而知之。”黄宗旦应云：“马援死，以马革裹尸，死而后已。”李子仪云：“刘盆子，成公绥。”又云：“‘吊由灵’可对‘畴离止’。”

张宛丘夜值馆中诗云：“苍龙挂斗寒垂地，翡翠浮花暖作春。”

夏英公少年作诗，语意惊人，有“野花无主傍人行”之句。

狄青讨邕州侬贼，发西边蕃落马，用毡裹蹄。

晏相改王建诗：“黄帕覆鞍呈马过，红罗缠项斗鸡回。”为“呈过马”、“斗回鸡”为其语，不快也。

吕文靖诗：“贺家湖上天花寺，一一轩窗向水开。不用闭门防俗客，爱闲能有几人来。”

陕府昭宗御词云：“何处有英雄，迎归大内中。”河中逍遥楼与太宗诗：“昔乘匹马去，今驱万乘来。”气象不侔矣。

王文穆罢相知杭州，朝士送诗，唯陈从易学士云：“千重浪里平安过，百尺竿头稳下来。”冀公称重之。

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，意望入两府，颇不悛，诗云：“蟠桃三窃成何味，上尽鳌头迹转孤。”称疾不出，朝士问候者继至，询之，云：“虚热上攻。”石八中立在坐中云：“只消一服清凉散。”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也。

石中立、丁度在翰林，丁前行，石从后，呼之捉瓦拦筒，云：“忘却帽子，头了去也。”

契丹谓圭为曜辣。

王随相讳德，幙宾谓德为可己，优人赞祝云：“此相公之可己。”梁相讳

颢，优人谓口号为芜辞。宗相讳已，一班行参见，爱其敏俊，问谁荐举，云：“杜与得制。”久之方悟。

真宗宴近臣禁中，语及《庄子》，忽命呼秋水至，则翠鬟绿衣小女童也，诵《秋水》之篇，闻者莫不悚异。

举子有以巨轴而贄胡五旦者，览之云：“旨哉！旨哉！”

林逋傲许洞，洞作诗嘲逋，馀杭人以为中的：寺里掇斋饥老鼠，林间咳嗽病猴。豪民遗物鹅伸颈，好客临门鳖缩头。”

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诗云“此夜一轮满”至来秋方得下句，云：“清光何处无。”喜跃，半夜起，撞寺钟，城人尽惊，李后主擒而讯之，具道其事，得释。

长安张诗以能医称，孙之翰重之。予至关中，屡见人说医杀者甚众，尤好用转药，关中谚云：“既服黄龙丹，便乘白虎车。”

唐人说李邕本生损碑八百首。”

章相性简静，差试举人，出《人为天地心赋》，举子白云：“先朝尝开封府发解，出此题，稊为解元，学士岂不闻乎？”曰：“不知，不知。”匆遽别出一题目《教由寒暑》，既非己豫先杼轴，举人上请题，出《乐记》：“此教乃乐教也，当用乐否？”应曰：“诺。”又一举人云：“上在谅阴，而用乐事，恐或非便。”纷纭不定，为无名嘲曰：“武成庙里沽良玉，开封府举人就武成王庙，试《良玉不琢赋》。夫子门墙弄簸箕。国学试《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赋》。惟有太常章得象，往来寒暑不曾知。”

昔人有云：“古人有道去处去，世上无人行去行。”

黄通，闽人，累举不第。作官数任，年将耳顺，锁厅应举，或嘲云：“老妓舞柘枝，剩员呈武艺。”

都下一小儿才三岁，无有难曲，按皆中节，都市观者如堵，教坊伶人皆称

其妙。在母怀食乳，捻手指应节，盖宿习也。

高琼作旧城县巡检，忽逢涪陵，被谴出城街，次唱喏，责受许州马步军指挥使。剧贼青脚狼将袭知州牛冕给事，琼擒之，遂复入。

司马十二说：党太尉画真，观之大怒，诘画师云：“我前画大虫，犹用金箔贴眼，我便不消得一对金眼睛？”

天台竹沥水，被人断竹梢，屈而取之，盛以银瓮，若以他水杂之，则亟败。

苏才翁尝与蔡君谟斗茶，蔡茶精，用惠山泉；苏茶劣，改用竹沥水煎，遂能取胜。

张乖崖知江宁府，僧陈牒出，公据判送司理院勘杀人贼。翌日，群官聚厅，不晓其故，乖崖召僧至，讯云：“作僧几年？”对：“七年。”复讯之云：“何故额有系头巾痕？”僧惶怖服罪，至今案牒尚在。初知益州，斩一猾吏，前后郡吏所倚任者，吏称无罪，诛，封判令至曹方，读示之，既闻断辞，告市人曰：“尔辈得好知府矣。”李顺尝有死罪，系狱，此吏故纵之也。

苏仪甫侍读知孟州，为医误，投以转药，垂死，命杖医背四十馀，医出城，苏下厅阶，死焉。

陈执中馆伴虏使，问随行仪鸾司：“缘何有此名？”不能对，或云：“隋大业中，鸾集於供帐库，遂名此。”

陆参宰邑，判讼田状云：“汝不闻虞芮之事乎？”耆司不受，再执诣县，云：“不晓会得。”再判云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

李戡宰邑，问民间十否：“莫有疾否”、“莫有孝弟否”之类。

有一患大风者，药云：“吾不能疗尔。”

十月为良月者谓盈数也。都下有弄蝎尾，有无毒者、三毒者，云：城西剥

马务蝎食马血，尤毒，己亥岁，京中屡有螫死者。

毒虺断首，犹能听以噬人。

御史台阁门移文用捺头牒，章郇公判审官院，张观为中丞，常用此例移审官，时章为翰林学士，辩之，以故事而止。

客有投缙云山寺中宿者，僧为具饌馐，螫甚美，但讶其无耳。入后屋，见黄泥数十团，大如，问行者，即向所食者在其中，取龟以黄泥裹之三日，龟服气肥息，味特异。

章仲镇云：章伯镇勘会案，岁给禁中椽爨十三万条，内酒坊，祖宗庙用糯米八百石，真宗三千石，今八万石。

王介甫云：“明州有一讲僧，夜中为鬼物来请讲，欣然从命，舁行数十里寔在猪圈中，比晓，方悟为鬼所侮。”

张枢言说：杨大年卧卒，戒家人：“吾顶赤，跌坐，汝辈勿哭惊吾。”既而果然，家人惊号，则复寤而寝，遂卒。释教：顶赤生天，腹赤生人，足赤沉滞。

梅圣俞云：叔父为陕西漕知客卒，浴殓毕，他婢欲窃其衣，其尸热如火，惊告家人，遂传於外，或云：“不祥，此当有重丧。”俄而婢氏卒。

持国按乐，见口断，结续者笙竽之类，吹不成声，诘之，云：自有按乐器，国家议黍尺，数年乃定，造乐器费以万计，乃用乐工私器以享宗庙。

又七庙共用羊一，五方帝亦然。温成庙用羊、豕各二。疑郊本用特，后去特，以一羊、豕代之。符后，以永熙不可虚配，遂得升祔，明德尚在故也。后庙神德，贺、宋二京尹、潘奉慈、刘、李、杨、刘、李升祔，今独章惠。

永叔书法最弱，笔浓，磨墨以借其力。

范希文戍边，行水边，甚乐之，从者前云：“此水不好，里面有口，声如

陈秦声。谓之虫，乃是鱼也。”答云：“不妨，我亦食此虫也。”

原甫《五十谥法》一篇，神化无方，曰：“尼耄期称道曰叻，《卮言》日出曰周，洁白不污曰皓。”

楠树直竦，枝叶不相妨，蜀人谓之让木。

胡瑗翼之卒，凶讣至京，钱公辅学士与太学生徒百余人诣兴国戒坛院举哀，又自陈以师丧给假二日，近时无此事。

王景芬职方，邵氏婿，常州人。小儿四五岁，甚俊爽，病且卒，忽言翁婆留取某，某长大必能葬翁婆，景芬大骇，始改葬其父母。邵不疑云。

沈文通说：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，婢子附语，亦云“坐不葬父母，当得为贵神，今谪作贱鬼，足胫皆生长毛”云。

一道人败后，作诗云：“瑶峰一别杳难期，消渴从教醉枕欹。不信丹青能画得，五更灯暗月来时。”

司马君实充史讨，白执政：《时政记》，起居注皆并不载元昊叛命北戎请地事，欲就枢密府检寻事迹以备载录。庞相自至史院商量，孙朴兼修国史之任，云：“国恶不可书。”会庞去相，遂寝。

吴充卿说：其先君为江州瑞昌令，一卒力谄巴豆如松子，问其由，始用饭一碗、巴豆两粒，研，和食，稍加，如药丸，后渐加巴豆减饭，积以岁月，至於纯食巴豆，此习噉葛之类。

掌老大卿判太仆，供祫享太牢，只供特牛，无羊、豕，公问直礼官如此，不知羊、豕、牛，俱为太牢。

太学生郑叔雄用善医，王尚书举正杂，吴□□□荐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起居舍人范师道论列云：“山林有道之士，大臣荐之不报，而方技援例辄行。”於是汝州孔旼除直讲，扬州孙侔除试校书州学教授。

入内都知张惟吉请谥，礼官以惟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、争之至力，时宰不知典则，阿谀顺旨，惟吉顿足泣下，缘此得谥忠惠。

陈执中死，礼官以前事不正谏，请谥荣灵。宠禄光大曰荣，勤不成名曰灵。

大名府学进士刘建侯盗官书卖之，搜索既切，遂焚之。又与妻同杀人，取其金，前杀七人，事明白，犹且称冤，府中谓之“始皇”，以其焚书坑也。程琳尚书知府日，杀之，其容貌堂堂，言词辩博，庄生大儒之盗也。

药方中一大两，即今之三两，隋合三两为一两。

宋相云：中朝书人，唯郭忠恕可对二徐，书《佩觿集》三卷。

杨弦望之当官，凡私家上历亦自买纸。为江南转运使，先移文江宁府，要府官月俸米麦，何人担负磨面，曾支脚钱。

司马君实侍先君知凤翔府，竹园中得一物，如蝙蝠，巨如大鸱，莫有识者。有自南山来者云：“此鼯鼠也，一名飞生，飞而生子，每欲飞，则缘树至颠，能下不能高也。”

判尚书礼部，则尚书之职；判礼部贡院，则侍郎之职也；其名表，则员外之任也。王禹玉带馆职判礼部，作三字，犹不解。百官谢衣表，御史中丞署状，而舍人作表，是兼尚书员外之职也。

陈执中在枢府，建排墙，殒夏僭使人，上叹枢府不得人，於是王□、张观与执中皆罢。

孙承旨自称韩持国作维国，齐廊大卿呼邵兴宗作元宗。

袷享昭穆，各有幄次，谓之神帐，云陈彭年所建。

《礼》：牲体贵贱，以为俎实，肩、臂、□、膊、胙、𦍋，左右前后，宾主有仪，今不复用。司马公说：曾在并州，见蕃俗，颇存此礼。其最尊者，得

羊臆骨，其次项琐骨。又说妇人不服宽袴与褙，制旋裙，必前后开胯，以便乘驴，其风开於都下妓女，而士人家反慕效之，曾不知耻辱如此。又凉衫以褐紬为之，以代毳袍，韩持国云：始於内臣班行，渐及士人。今两府亦然，独不肯服。予读《仪礼》：妇人衣上之服制，如明衣，谓之景，景，明也，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，则凉衫亦所以获朝服，虽出近俗，然不可谓之无稽。

君实又说：夹拜，今陕府邨野妇人皆如此。男子一拜，妇人两拜，城外则不然。

子容判礼院，谓君实：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。今乐悬，但闻金声，餘乐掩而不闻，宜罢连击，次第见其声。

欧阳永叔修《唐书》，求罢三班院，乞一闲慢差遣，俄除太常礼院，因巡厅言朝廷将太常礼院作闲慢差遣耶。

子容说：周庙制：户在东，牖在西，当中之分，则扆也。近代宗室南向，祔室犹在西壁，祫享犹设昭穆，位於户外，南北相对。

武功常景主簿说：庆善宫有唐碣，为民藏窖，盖民恐他人见之，理认远祖。土田傍有慈德寺，太宗所建，会昌废寺，犹遭毁折，武宗可谓能行令矣，至大中复建，碑记尚存。

肆赦宣德门，登降用乐悬，又排仗尽如外朝之仪。

六典：礼部吉仪，五十有五，其有二十九日祭五龙坛。予奉勅於五龙庙谢晴，庙廊并颓毁，寓宿殿东道士之室，亦无坛也。

仪仗内五牛旗，刻画五色木牛，竖旗於背，载以輦床，四人舁之。按《六典》：衙尉三十二，旗十八，曰五牛旗，皆是绣绘旗幅，若五牛，以牛载，则其他麟凤之类亦当如此矣。

祫享，行礼之际，雪寒特甚，上秉圭，露腕助祭，诸臣见上恭虔，裹手执笏者惕然，皆揜袖。

庙主帝用白帔，后用青帔覆，行礼则发之。方木为趺，荐以重褥，置主於其上。

廛俗呼野人为沙魂，未详其义。士大夫亦颇道之，永叔戏长文贤良之选“既披沙而拣金”，吴颇憾之，迁怒於原父，云：“某沙於心，不沙於面。君侯沙於面，而不沙於心。”愈怒焉。

又尝戏马遵：“旧日沙而不哨，如今哨而不沙。”

永叔云：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，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庾，庾问何人作序，讯知其人，使送银二笏。

庞相令制后，舍人自署其名，永叔云：“诰身后惟吏部判官，诰院者当押字尔。”

林瑀、王洙同作直讲，林谓王：“何相见之阔也？”答曰：“遭此霖雨。”云：“今后转更疏阔也。”王曰：“何故？”答云：“值这短晷。”盖诋其侏儒矣。

太祖忌，宰相马不入寺；宗王讷，相乘马入至佛殿东，素无定制也。驾往寺观烧香，中丞不从由入台，翌日，幸慈孝集禧，宣召乃赴。

秘书丞沈士龙者尝建言害民事数十条，漕司不行，遂弃官归，关门不放过，诉云：“母老病，拘滞於此，母必不全，亦关吏之罪也。”士龙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，举主、关吏一例见劾。

李照讥王朴编钟不圆，后得周编钟，正与朴同，议者始知照之妄。

程侍郎言：“某为御史接伴人使，中丞张观云：“待之以礼，答之以口。”戡佩服其言。又说：高敏之奉使，接伴虜使走马坠地，前行不顾。翌日，高马蹶，坠地，戎使亦不下马。张唐公将奉使，王景□云：“某接伴时，旧例：使副每日早先立驿厅，戎使方出，相揖。某则不然，先请戎使立阶下，然后前揖登阶。”唐公云：“我出疆，彼亦如此，奈何？”遂如旧例。

王景彝判三班院，云：某笏记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，差殿中丞苏袞作簿，簿成，只有七千六人，其余搜括并未见。

“苏仪甫使虏，至虏庭，传宣求紫鱼，答曰：“虽是某乡中物，偶不赍来。”又云：“某篋中恐有。”试搜之，得获，乃家中纳楮中，忘告之也。

韩忠宪使虏，其介，刘太后之姻，庸而自专，私於虏使云：“太后言两朝欢好，传示子孙。”韩了不知，忽置一筵，遣臣来伴，因问太后有此语，何故不传？忠宪答云：“皇太每遣使，使人帘前受此语，戒使人令慎重尔。”於是手顶礼云：“两朝生灵之福也。”

文思院使，不知缘何得此名？或云量名待文思索；或说殿名，聚工巧於其侧，因名之曰文思院使。

李昉相致仕后陪位南郊，病伤寒，卒。子宗谔入翰为玉清昭应宫副使，自斋所得疾，卒。宗谔子昭述右丞，祿享，奏告景灵，得疾，卒。三世皆死於祠祭之所。

裴如晦云：景德澶渊之幸，军费二十馀万；郊费用度，时一郊费六百万，今千万馀贯矣。

宋次道集颜鲁公文为十五卷，诗才十八首，多是湖州宴会聊句诗，公必在其间，又有《大言》、《小言》、《乐语》、《滑语》、《谗语》、《醉语》。又《和政公主碑》：“肃宗女，代宗母妹。潼关失守，辍夫柳潭乘以济孀妹。首云平阳兴娘子之军於司竹，襄城行匹庶之礼於宋公帑，纠匡复之师於武后，皆前代所未有也。”

鲁公《颜元孙墓志》：“省试《九河铭》、《高松赋》考刘奇榜曰：铭赋音律，既丽且新，时务五条，辞高理赡。惜其贴经通六，所以屈从，当第葬东京鹄店，今作‘曜’字。”

江邻幾杂志卷上完

崔赵公尝问径山曰：“弟子出得家否？”径山曰：“出家是丈夫事，非将相所为也。”

冀州城南张耳墓，在送客亭边。戎使林迓者，由翰林学士问，知州王仲平告之，不知张耳何代人也，大使耶律防谢曰：“契丹家翰林学士，名目而已。”

峨眉雪蛆大治内热。

己亥历日，十一月大尽，契丹历，此月小，十二月十四日夜才昏，月蚀，戎使言：窃谓为已望。时修《唐书》，问刘希叟，云：“见用楚衍历，差一日，宣明历，十一月当小尽。”

雄霸公边塘泊，冬月载蒲苇，悉用凌床，官员亦乘之。

李昭述右丞谓枢密程侍郎：“近日与蒲豸刺权门事，谓之小火下。”程答云：“不惟小火下，兼有大教头。”

谢师直说：北都李亮相为宠嬖三夫人作水陆道场，羸州店叟张三郎处主位，李之祖父在宾位，焚香拜跪，不胜其劳。

北虜冰实羊肠，文州羌取蛇韬首绕头上，治上热。

虜使云：“青貂穴死牛腹，掩取之；紫貂升木，射取之，黄色乃其老者；银貂最贵，契丹主服之。”又云：“驼鹿重三百斤，效其声，致之，茸如茄者，切食之。”又云：“大寒之毒，如中汤火，著人皮肤，成紫。”又云：“鞑靼界上猎围中，获一野人，披鹿皮，走及奔鹿。”又云：“女身国，即挹娄之地，高丽、新罗，今是一国，其主王辉用契丹正朔。”

太子中舍柴餘庆说：其从叔内殿承制肃蔡州日，掠房缗五千，其忧愁焦煎之貌，尝如负人百千万债者。尝在病，几死，才开目，问其子曰：“今日费几钱。”

胡武平内翰丁母忧前一岁，常州宅中海棠开白花，余妹夫王伯先为金坛县令尉胡宾说。

己亥秋，颍寿民小不稔，群盗劫禾，颍上令捕得，囚遣之，缘是益炽，不可禁，漕司劾令，且严其禁。

橄榄木，并木，花如橈，将采其实，剥其皮，以姜汁汴涂之，则尽落。

余奉勅五龙庙谢晴，司天监择日供神位板，太仆供羊，司农供猪、粟、黄白盐、饌油、肫、胎、韭菁、葱、明油，大府供币帛温香，少府供蜡烛，将作供神位水火，光禄供礼料、莲子、鸡头、胡桃、干枣、饌盐、笋、俎、干鱼、玉口、鹿脯、姜、椒、橘、豉、鱼、兔、鹿、羊、醢、饧、醋、酒、柴炭，将作所供疊、洗水、香饼尔。

梅二圣俞转都官员外郎，原甫戏之：诗人有何水部，其后有张水部；郑都官，复有梅都官。郑有《鷓鴣》诗，时呼“郑鷓鴣”，梅有《河豚》诗，可呼“梅河豚”耶？

张唐公口修起居注，同知太常礼仪事，再疏乞毁温成后庙，皆不降，出。

齐廊公辟大卿曾为三司检法，时李士衡充使，章得象泊黄宗旦为判官，公暇，省中棋饮谈谑，每值雪天，毕命僚属酒炙相乐。李谿为使，置酒设肴，乐梅而已，今都无此例。

潍守解宾王怨登州交代胡俛，讐其伐官树，法官引盗，傍人得捕。或以潍之於登不得为傍，又条有误伤傍人，谓在傍，则判审刑。钱象先待制云：“旁求儒雅。”胡竟坐自盗，特勒停。宾王落馆职，知建昌军。

吴春卿葬新鄭，掘地深二丈五尺，中更掘坑子，才足容棺，既下棺於坑口，上布柏团以遮之，即下，土筑，不用砖甃，吴氏葬其先亦如此。

钱君倚学士说：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为邨人所发，取墓砖以卖之，是砖为累也。近日江南有识之家不用砖葬，惟以石灰和筛土筑实，其坚如石，此言甚中理。

沈文通学士与高继方同事贺北虏正旦於幽州，亦效中国排仗法，服宫驾。

《史记历书》云：“稊鵠先澤。”庞相云见夏英公文字中用澤。作“坡泽”之“泽”，余见宋子京谢历表，澤。作“号叫”之“号”。

二月三日疏决罪人，开封府罪人宿车院中，夜，车上有人伏其中，执而殴之至死，有司以为大辟论，上云：“决臀杖二十，刺配牢城。”宰相以为大辟当为流耳，再奏云，上又云：“决臀杖二十。”诸公下殿，方悟圣断之情审。盖此狱情可矜则当上请，固降为流，今经疏决，恩流下降为杖矣。

秘书监马怀素编次图书，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等二十六人，同於秘阁详录四部。

韦述勒成《国史》，萧颖士以为譙周、陈寿之流。

钱君倚云：《汉书律历志》：“钧著，一月之象。”又云：“辅弼执玉，以翼天子。”科场举人以为赋题，“著”疑是“者”，“平”疑是“之”字，监本之误也。

杨旼待制云：经筵读《后汉书》，宦官乱政事多为前侍读削去，如《何进传》，都无诛内官事；如《孔融》、《符融传》，但记孔、老通家之旧，谈辞如云等，谄乐道辈将旧稿削去之，复采关治道者，以备进读。

王随作相，病已，甚好释氏，时有献嘲者云：“谁谓调元地，番成养病坊。但见僧盈室，宁忧火掩房。”在杭州，常对一聋长老诵己所作偈，僧既，离席引首，几入其怀，实无所闻，番叹赏之，以为知音之妙。施正吕说此。

王逵知越州，修城卒暴民，至发墓砖。钱公辅作倅，视砖文有“永和”年号，亦有孝子姓名者，先葬无主枯骨，寻亦见掘矣。

京师神巫张氏，灯焰烧指，针疗诸疾，多效於用针者。范景仁说其兄忽被神祟，饮水并食瓷碗，召巫者视之，既退，欲邀厚货，偃蹇不应，命巫之神辍附兄之婢子云：“使汝救人苦，却贪财利，不来索香火。”如巫所禁，祝之，遂愈，婢子亦不自知也。

王介甫知鄞县日，奉行赦书节文访义夫节妇，得三人。其间一人可采，姓童，为人主典库，谓之判子，家中养疏属数口，奉寡姊，承顺不违，甥不事家业，屡负人债，辄为偿之，而不以告姊。方欲奏上而代到，不果。闻以诖误之过，为后宰所咎。部中有两道者，常善遇之，每有堤塘桥道之役，令化募闾里修筑，不劳而成。

故事：状元及第，到任一年即召试，充馆职，自蔡文忠始进文字得试。

孙□尚书侍经筵，上或左右瞻瞩，或足敲踏□，则拱立不讲，以此，□每读书，则体貌益庄。

宋、贾二相布衣时同诣宋三命，云：“二公俱当作相，更相陶□，宋发却不同，贾虽差迟向后，宋却相趁尔。”宋状元及第，知制诰；贾在经筵，舍人院试出身。宋入参大政，贾试舍人，道命隔幕，闻宋语，二相道及前事。自后宋罢为散秩，自杨徙郢。贾既入参，一旦，有内降札子，启封，则宋庠、吴育可参知政事，贾手写奏状，且喜前言之验。贾今为仆射侍中，宋吏部尚书、枢密事使同平章事。韩钦圣好阴阳，见二公说。

圣节道场起建，十三日，枢府学士以下皆赴，十四日，中书会，独舍人与大卿监上不过七八人。

审刑奏案贴黄，上更加撮白，撮白上复有贴黄。

国朝诸祠牲牢之类数不等，七室共一羊、豕，后庙温成亦一羊、豕，蜡享百神亦然。然行事有滑稽者谓其分张之微，谓之“迎猫”也。

张□为礼官，议钱惟演谥文墨，钱氏诸子□□迎邀执政，诉其事，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：“此一寸金也。”诸钱数张有“二亲在堂，十年入舍

”之语。

介甫云：“辅嗣忘象谓马者，必显之物。”钦圣云：“咸，感之义。自腴而上，至心则谓‘正吉悔亡’。”

纣作炮烙之刑，陈和叔云：韩诗作“烙”，汉书作“格”。

吴冲卿云：《庄子》“姑射”，今人尽读作“恠”，音义，惟有夜射二切。

文州云：羌人旄牛酥绝美。又云：河朔人食油肠以荐酸酱栗饭。

原甫云：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六篇有声无诗，故云“笙不云歌也”，有其义，亡其辞，非“亡失”之“亡”，乃无也。

司马君实说：据《禹贡》，河自大大陆，又北为九河，则是河循太行北流，乃东入海。兖州境包今之河朔，处势高地，又坚，故少水患。又汉兖州界在今之河南，非《禹贡》旧境也。

王禹玉上言：请以正月为端月，正，音与上名相近也。

冯章靖云：昏字本从民，避唐文皇讳，乃作“氏”尔。孙文公云：从“高低”之“低”，冯阅《说文》，始惭己说未博。

宋子京判国子监，进《礼记》石经本，并谓邵不疑同上殿以备顾问，无何，上问古文如何？不疑对：“古文大篆，於六体义训不通，今人之浅学，遂于一字之中，偏傍上下杂用古文，遂致乖乱。”又问林氏《小说》，云：“亦有长义，然亦有好怪处。”上一问之，对云：“许慎《说文》：归字从堆从止从帚，从堆为声。林氏云：从追，於声为近，此长於许矣。许氏：哭，从口口从狱省文，林乃云：象犬嗥，此怪也。”

董仲舒云：“以仁治人，以义治我。”原甫云：“仁”字从人，“义”字从我，岂造文之意邪？

李白诗：“君不见裴尚书，古坟三尺蒿棘居。”问修唐书官吕缙叔，云：“是濯，又云冕。”宋次道云：“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，非龊龊人也。”

“敬”字，左纪力反，右普木反，避庙讳改姓者为“苟且”之“苟”，文章之文误矣，今雍相是也。

邯郸公《周陵》诗“才及春羔鼎祚移”，王介父云：“春羔鼎祚”，不成诗语。

王右丞《济州》诗云“汶阳归客”，司马君实云：其地则唐济鄆州，今易地矣。又崇梵僧诗，初谓是僧名，乃寺名，近东阿覆釜邨。

司马君实谓：《礼》：“奏假无言”为是，“汤孙奏假”为证，予以“口假无言”为是。据《传》：晏子“和与同异”，引此诗“口假无言”为证矣。

齐桓公以燕公送出境，乃割地予燕，然专割地之罪重於出境矣，欲称桓公之善，反毁之也。

张枢言太博云：四明海物，江瑶柱第一，青虾次之。介甫云：“瑶”字当作“珧”，如蛤蜊之类，即韩文公所谓马甲柱也，二物无海腥气。鰾鱼，今之牡蛎，是王莽食鰾鱼当乾者尔。褚彦回传：自淮属北海，江南无鰾鱼，有饒三十枚者，一枚直千钱，不以头数之，又读如“鲍”，非乱臭者也。

胡公谨云：登州城山出鰾鱼，俗云决明，可乾食。

君实云：《论语》“博我以文”、“博学於文”，此二“文”，谓六艺之“文”。

《棫朴》诗云“遐不作人”，毛：“远不为人”，郑：“初作人”，於义未安，左氏：栾武子能言用人，引此诗，杜预云：“作”，用也，言文王能用善人合於能官人矣。

司马迁误以“子我”为“宰我”，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

宠姬。

白马寺后有李穀、苏禹珪、李沆等十宰相墓。

退傅相公，光化军人，少时薄游武当村舍，主人将杀以祀鬼，安卧室中，诵六天北地咒，巫者见星宿覆其上，怖而却走，退传孙婿吕诲太博云。

白水县尧山民掘得志石，是员半千墓，云：“十八代祖凝，自梁入魏，本姓刘氏，彭城人，以其雅正似伍员，遂赐姓员。”

左冯龙兴寺殿，隋氏所构，至和二年重建，柏椽大径尺，相僧守元八十三矣，云：“此本出於许原，今郡北十馀里，世称同州坊，亦云许坊。今为民田，无邨矣。

洛阳北有山泉，即汤所祷桑林之地。有庙，即太乙之祠，俗号为圣王。近因旱，中使请祷，得雨，乃奏，请封为清渊侯，失於检详地志，致此缪。

丁晋公谓曹马为圣人，夏英公尝美李林甫之作相。

《梁书儒林传》：伏曼容“听事施高坐，有宾客，辄升高坐，为讲说。”今私家无畜此者。

李宗咏谏议，松相孙，其父匿於李昉家，免难，於李愚俱赵州三房。苏为郎中，逢吉相孙，其父藏李沆相家，免祸。

王介甫少时作石榴花诗：“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此老风味又薄，岂铁心石肠者也？

王坡任长安倅，眷一乐籍，为内所制，则自求死，家人惧而从之。后为陕漕，竟留於家，洁白而陋，目曰：“雪兽头”。

长安有宝贝行，搜奇物者必萃焉。唐诸陵经五代发掘，皆空，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，长老犹见之。

苏倅言：绵州二岁断大辟一人，凤翔半年断二十余人。

权文公不避公讳，论於皋谟事。

蒲城县《胡珣神道碑》，韩文公撰，胡证书，在尉廨支槽，近置夫子庙，访坟，不获矣。

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，说祓禊城有祓禊庙，疑祓禊亦是一兵械，其秦禘兵之所乎？

赵师民罢华原，过左冯，同登排云楼，指中条山：此所谓襄山，杨雄赋“勿华蹈襄”，检余靖初校《汉书》，监本作“襄”，驰介问之，云：据《郊祀志》，“襄”字误矣。

薛俅比部待阙蒲中，出协律郎萧悦画竹两轴，乃乐天作诗者，薛畜画颇多，此两画尤佳也。

昭应温泉，郑文宝诗云：“只见开元无事久，不知贞观用功深。”

安道侍郎云：赵韩王客长安，购唐太宗骨，葬昭陵下。一豪姓畜脑骨，比求得甚艰。

吴宣徽自延川以宿疾求蒲中，乞免院职，改大资政尚书左丞，左右呼“大资”，不呼“左资丞”，府寮识体者，门状添“政”字。

韩稚圭善饮，后以疾，饮量殊减，吴资政云：道书云：“人多困於所长。”有旨哉！

温仲舒判开封府，一进士早出探榜，其妻，续有人报其父母船至水门，亟僦驴往省之，至东门，为醉人驱击，僦驴者又惧证佐留滞，潜遁去，府中人以醉人亦有指爪痕，俱杖而遣之，归家号泣。夫自外，亦落第而泣。两不相知其由，徐知妻被杖，诣所司诉冤，不听，於州桥夫妻投河溺死。天汉桥，俗呼为州桥。真宗闻之，怒，知府以下悉罢去。吴冲卿云：“小刑责，亦不可不慎也。”

京师四门外，赤尉专决斗竞事，城里悉府尹主之。每三大节，他官皆有休假，惟府事愈多，节日、清明尤甚，斗竞，日至数百件。

长安有宝货行，有购得名玉鱼者，亦名“玉梁”，似今所佩鱼袋，有玉者、铜者。文丞相五千市一马瑙者，府中莫知何用，多云墓中得之，薛球比部庆成军观太宁宫醮，见礼服剑室贯绦者，形正相似。

梅摯、陈泊、刘湜，假少常使虏，后俱作省筵北使，宴閤门，从之筵，坐朵殿，梅等以假官有升无降，故事：副缀，两制坐殿上，逡巡不赴。閤门副使张得一奏，嫌坐位低不赴坐，遂贬。苏卢袞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诬矣。

古人作律诗，有当句对者二句更不须对，如陆龟蒙诗云“但说漱流拜枕石，不辞蝉腹与龟肠”是也。

张得一自閤门副求正，副使引曹佺、李璋例。王韶作枢，吴、庞为副，以曹、李中宫外舍之亲，张未服，云：“公朝岂私亲邪？”吴云：“閤副、侍中，子若孙，恩泽差别，疏亲又差降，岂非用亲邪？”意小绌，又引非亲例，王云：“此边任。”张云：“请边任。”遂正使名，除潞州，以潞州非人使路，改贝州，宣旨候代，至赴清河，又谓不候代，至贝五日，王则据城叛，张伏法京师。

夏守恩太尉作殿帅，旧例：诸管马粪钱，分纳诸帅。夏既纳一分，鱼轩要一分，时王相德用作都虞侯，独不受，又章献上仙，内臣请坐甲，王独以谓不当尔。兴国寺东火，枢韶张耆相宅近，须兵防卫，不与以此数事，擢为枢密副使。

吕文靖说：作正字日，值旬休，丁晋公宅作会客，忽来招，遂趋往，至，则怀中出词头，簾外草《寇莱公判雷州制》，既毕，览之不悻，曰：“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？”吕逊谢再三，乞加增损，遂注两联云：“当孽竖乱常之日，乃先皇违豫之初。”缘此震惊，遂至沈极。

曹韶利用将赴汉东，入内，供奉官杨怀敏尽逐其左右，且将上马，坐驿厅，无人至，使数辈立屏后，时引首来窥，杨则挥手令去。曹夙怀忧惧，睹此

，疑将就刑，杨又徐进云：“侍中且宜歇息。”遂闭堂自经。

丁晋公在崖州，方奕棋，其子哭而入，询之，云：“适闻有中使渡海，将至矣。”笑曰：“此王钦若使人来骇我耳。”使至，谢恩毕，乃传宣抚问也。

开封府尹大厅，自周起侍郎奏真皇云：“陛下昔日居此，臣不敢坐。”自尔遂空不复居。

李英兵部使陕西转运使，尝至一州，军伶白语：“但某叨居兵部，缪忝前行。”李大怒。

吕文靖相判许田，柳灏作漕，府宴，优人云：“尔是防城举人，有何文学？”柳即泣诉相坐：“此必官员有怨嫌者，故令辱某。”不得已，送狱鞫问，遂至配。

章相在翰林日，尝差知权开封府，二十七日请僧在家设七昼夜道场，惧冤滥也。

近岁都下裁翠纱帽，直一千，至於下俚耻戴京纱帽，御帽例用京纱，未尝改易也。

宋子京说：许相公序开西湖诗：“凿开鱼鸟忘机地，展尽江湖极目天。”

李丕绪少卿说：师颀作永兴重进幕客时，府前有十馀堵大墙，蔽荒隙，军府萧条，寂无民事，因搜访碑碣，凡打三千馀本。姜遵知府日，内臣曾继华来造塔，遵希明肃旨，近城碑碣尽车充塔基，继华死於塔所，人谓之鬼诛也。

紫阁山老僧文聪说：晏相来游山，猕猴万数，遍满山川，僧言未尝如此多也，晏诗“寻添猕猴”之句。

凤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红泥院，制度殊褊小，自据使宅，令其家供养真衫衣、赭袍、龙凤扇，民献善田，令薄出租出佃之，称秦王户，后子孙以券收田，有二县府西土腴各百馀顷，不十年荡费尽，今丐於市。

岐府便斋前百叶桃，谷雨十日后结实大如拳。

猴部头，猿父也，衣以绯优服，常在昭宗侧。梁祖受禅，张御筵，引至坐侧，视梁祖，忽奔走号，掷褫其冠服，全忠怒，叱令杀之，唐之旧臣无不愧怍。

安辔，初唐教坊优人，事李茂正。一日，忤意，将戮之，遂逃遁，经年复来，茂正云：“无容身，还却来耶？”时茂正燔长安，绝还都之望。答云：“暂来看大王耳。归长安，卖麸炭，足过一生，岂无容身地邪？”

仪州，唐神策义宁军置使统之。

太和年，姚说充使，李茂正墨制《义州王公寺碑》：“魏、晋、秦年，督护汉炽太守王宝贵。”此即汉炽城矣。又有《白马令其碑》，所在亦名白马寺，按《图经》并不载，恐后湮灭，聊书记之。

制胜关，旧日山林，深饶雪霜，今垦辟为穡土，气候与旧不同。

李程画像在开元寺，因雨推坏，吴冲卿云：“寺僧不好事，可惜。”或云此有榻本，可令重画如此。李程在里，李程子廓，从父过三亭渡，为小石隐足痛，以呼父，程云：“太华峰头，仙人手迹，黄河滩里，争知有隐人脚根。”

高敏之以钟乳饲牛，饮其乳，后患血痢卒，或以为冷热相激所致。

高力士责在驩州，咏荠菜诗为鲁直所称，云：“两京作芹卖，五溪无人采。贵贱虽不同，气味故常在。”

川峡呼梢工篙手为“长年三老”，杜诗：“长年三老长歌里，白昼摊钱高浪中。”得名旧矣。

府、史、胥、徒，乃四名；男臣、女妾，是两号。都下吏人连名、府史妇女表状皆称“臣妾”，皆非也。

韩文公《郑詹碑文》自号“白云翁”，令狐楚白云表奏取使府为名耳。

《杨文公谈苑》说：《樊南集》，故事钉云杨雄赋，殊非，《南史徐勉传》：“属纆才毕，钉已具。”

《司马法》：“有虞氏械於中国。”《唐韵》饬也。《司马法》：“夏执玄戈，殷执白戚，周左杖黄钺。”

教坊伶人嘲钧容直乐云：“钧容击杖，百面如一，教坊不如他齐整，打一面如打百面。”可谓婉而绞矣。

汉三辅县名：令醴泉、重泉、秦先。池阳，三原。秦骊邑，汉新丽，武后庆山，天宝改为会昌，又昭应，今陵陟。新丰、渭南。平陵、槐里、茂陵、兴平。频阳、美阳、祿、华原、同官。莲勺，在下邳东。

峡江船，须土人晓水势行之。周湛郎中作夔漕，建言不得差扰，俄自沉一舟，众颇怪之。

长安王洙任度支员外郎，卒。妻高氏，节度使琼第九女。前妻子经不孝，供养殊阙。洙卒后十馀年，经二子皆成立，相继卒，亦丧明，始自悔前咎，克己友善，云：“皆水丘妇并兄弟教经如此。”早夜策杖不废定省，止之不懈。卒后，水丘妇病瘫，其弟兄俱卒，水丘氏遂绝，人谓神理不可诬矣。

语儿梨，果实之珍，因其地名耳。

解池盐岁课愈多而不精，耆老云：每南风起，盐结，须以杷翻转，令风吹则坚实，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，率虚软。吴左丞春卿云：初任临安，捕到盐，令铺户验之，外界官盐则刑轻，私盐则刑重，患为铺户所欺。列於庭下，各取数纸裹之，外用帖子题记，置案上，分铺户作两番，去帖隔验之，然后绝欺弊，始靳其验法，诘之，乃肯道，支煮盐用莲子为候，十莲者，官盐也；五莲以下，卤水漓，为私碱也。私盐色红白，烧稻灰灰染其色，以效官盐，於是嗅以辩之，自是不用铺户，自能辩矣。

水鸡，蛙也，水族中厥味可荐者，鸡。

曹佺太尉，长秋母弟，张枢貂耆之坦床。始成婚，费妆甚盛，请衣帐者增二十缣，三日后尽敛持去，讯之，云：本房卧制未办此，皆假借来。推延五六年，竟不致一物。吴大资与曹宣献同馆伴，话及此。

江邻幾杂志卷下完

江邻幾杂志补

星凤阁从宋刊本补录

予奉使迓贺正使於雄州，介曰：唐中和自作借职割俸钱与弟请至今四十年，士大夫恐罕能如此。

钱明逸知开封府时，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、梳一尺馀，谏官上疏禁之，重其罚，告者有赏。

京师风俗：将为婚姻者先相妇，相退者为女氏所告，依条决此妇人，物议云云，以为太甚。

京师上元放灯三夕，钱氏纳土，进钱买两夜，今十七、十八两夜灯，因钱氏而添。

诗僧惠崇多剽前制，缙弟作诗嘲之：“河分岗势司空曙，春入烧痕刘长卿。不是师兄多犯古，古人言语似师兄。”

王重盈陕府构寺，募巧工图壁，毕，悉沉於河，今建初院六祖等，人多模写。

杨文公在馆中，文穆或继至，必径出，他所亦然，几类爰晃故事。文穆去，举朝皆有诗，独文公不作，文穆辞曰，奏真庙传宣令作诗，竟迁延不送。

江淹为宗室建平王让表称“宗尊”。

宋相与高同发天府解，《日月为常赋》，象字韵押之，状者以落韵先剥放近百人，无何一人投牒云：“某不落韵。”取卷视之，状下有“可想”二字，然赋亦纰缪，其如落韵剥放举人不伏，高与甲，不说姓名，忧闷，或醉或睡。伯庠更点检诗，只五韵，急呼二人起视之，二君欢忻，举子惭怍而已。

嘉口二年，欧阳永叔主文省试，《丰年有高廩》诗，云出《大雅》，举子喧哗，为御史吴中复所弹，各罚金四斤。文相作吏部员外郎，四年始迁官，首尾五年作本曹。

尚书陈彭年奸谄，时有“九尾野狐”之号，晚节役用心神太过，遂成健忘。晁忽如奏对状云：“晁独不信天书。”

澶渊之幸，陈尧叟有西蜀之议，王钦若劝金陵之行，持疑未决，遣访上谷，云：“直有热血相泼尔。”后浸润者以为殊无爱君之心。讲和之后，民安兵弭，天意悦豫，而忌相激以城下之盟为耻，须训兵积财以报东门。既弗之许，则说以神道设教，填服戎心，祥符中所讲礼文，悉起於此，蒲卿云。

祖宗时用唐武德故事，宗姓在异姓品上，景德四年举行。

前世“钱”未有草书者，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为之，既成，以赐近臣。崇宁、大观御书“钱”，盖龚故事也。王元之《谪商於》有诗云：“谪宫无俸突无烟，唯拥琴书尽日眠。还有一般胜赵一，囊中犹贮御书钱。”

苏迈伯达，东坡长子，豪迈虽不及其父，而问学语言亦胜他人子也。少年作诗云：“叶随流水知何处，牛带寒鸦过别邨。”先生见之，笑曰：“此邨长官诗。”后东坡贬惠州，伯达求潮之安化令，以便馈亲，果卒於官。

王钦臣仲至，仁宗时名儒原叔之子，大臣荐文艺，召试学士院，试罢诗云：“翠木阴阴白玉堂，老来方此试文章。官檐日永挥毫罢，闲拂尘埃看画墙。”《宿华岳观》诗云：“凌空老树云垂叶，压屋梨花雪照人。深愧地仙教俗客，殷勤留看华山春。”又二年经此再题云：“石坛流水共苍苔，青竹林间一径开。可惜梨花飞已尽，前年游客始重来。”

莱公性自矜，恶南人轻巧，萧贯当作状元，莱公进曰：“南方，下国，不宜冠多士。”遂用蔡齐，出院顾问列曰：“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。”时为枢密使。

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，年逾耳顺，有一郎监，当亦年老，以吏事被责，大同忘己之年，遽云：“年已老，何不休官？作甚？”徐悟，顾洛阳知县燕肃秘丞云：“我只要料钱养家。”东坡云：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，谓之“鹦哥娇”，意

东坡云：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，谓之“鹦哥娇”，意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，大率杂以鸟语。十八其后进，以书问仆：“近日书如何？”仆答之：“可作秦吉了矣。”然仆此书自有公在、乾侯之态也。

吴春卿云：往年学中置一桑螵蛸於笔格上，亘扑缘者无数，检《月令》视之，乃螳螂生月日也。

丁崖州虽险诈，然亦有长者，真宗尝怒一朝士，再三语之，丁崖州辄稍退不答，上作色曰：“如此，叵耐问辄不应。”谓进曰：“雷霆之下，臣更加一言，则齏粉矣。”真宗欣然嘉纳。

天圣中，后殿欲放榜，王沂公作相，端笏立，时有论奏：近岁陈、庞作相，案前口笏读姓名，与百执无别。

吴春卿殿试《圣有谟训赋》，用“答”、“扬”二字，自谓颇工。考官张希颜不晓，云：“只有对扬休命，岂有答扬者邪？”旁一人云：“答即对也，乃时文耳。”遂加一抹，宋宣献绶编排卷子，知其误，不敢移易也。

晏相言作知制诰，误宣入禁中，真宗已不豫，出一纸文字，视之，乃除拜数大臣，奏：“臣是外制，不敢越职领之。”须臾，召到学士钱惟演，晏奏：“臣恐泄漏，乞宿学士院。”翌日，麻出，皆非向所见者，深骇之，不敢言。

真宗上仙，明肃召两府谕之，一时号泣，明肃曰：“有日哭在，且听处分。”议毕，王文正曾作参政，秉笔至淑妃为王太妃，卓笔曰：“适来不闻此语

。”丁崖州曰：“遗诏可改邪？”众亦不敢言，明肃亦知之，始恶谓，而嘉王之直。

上在东宫，苦腮肿，用赤小豆为末傅之，立愈。

江邻幾杂志补完

江邻幾杂志续补

登州海市，鱼龙百怪，渔者不敢近，好事者画为海市图。

荆邸鱼轩上元日卒，彻乐，教坊伶人戏为扑灯蛾。

吴春卿为临安宰三日，谒庙廊后土地称属国侯者，视之，乃十馀岁小儿。故老云：钱尚文不使阍奴，但用小竖一，以挥扇误触臂一，以睡时以水添沸汤，使无声，悉令诛之，挥箠者甘死，止沸者称冤，乃赦挥箠者，曰：“吾睡，方欲以水添沸汤，使无声，此竖已先知之矣，不可赦。”后忽见形於前，钱叹曰：“我戮人无数，此小儿乃敢现身，封汝为属国侯，永为临安土地，受彼血食。”遂不见。

解宾王作利漕，将代还，凡有行衙所在竹，皆代卖之，时人呼为“解子猷”。

钱若水谒华山陈抟，曰：“目如点漆，黑白分明，当作神仙。”有紫阁老僧曰：“不然，他日但能富贵，急流中勇退耳。”

王君贶除宣猷，封三代，鱼轩封郡夫人，寻罢，宣猷恩命不追，时谓“渡金夫人”。

唐制：坐宣政殿，宰臣立侍紫宸殿，奏事毕，赐坐。

唐制：自前殿唤仗入便殿为入阁，唐末五代出御前殿为入阁。

冲卿戏发白者木镊时“皤然一翁”，镊尽时“公然一婆”。

梅圣俞至宁陵寄余诗云：“独护慈母裘，泪与河水流。河水东有竭，泪泉常在眸。”彦猷、持国讥作诗早，余应之以《蓼义》及傅咸《赠王何二侍中诗》亦如此。

陈亚卿嘲扬州使厅食卓作谜语：四脚指天，四脚指地，上面光光净净，不识脂脂膩膩。又谜历日：都来三尺长，上头总是节，两头寒，中间热。

凡文章造语难，袭旧易。若昌黎云：“播播流水”、“其鼓骇骇”、“内外渐渐”之类。

张文公学士院不了，翌日，再请赴院，补，续成。

吴长文使虏诗：“奚车一牛驾，胡马两人骑。”

秘书丞宋飞卿云：士大夫着毛衫，已为徐常侍所讥，近年内臣或班行，制褐紬为凉衫，士大夫亦服。俄而两府亦服之，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，持国辈非之，不肯服。

山阳豪民邵某者，指绅来贷借者云：乞与二百缗，便可作驴骑，腰金拖紫，不为豪子，以长且视之者鲜矣。

杨大年主文，举子上请尧舜是一事为复两事，答曰：“如此疑事，不须使也得。”

邵兴宗尝作弥封官，试卷纰缪者以秽物为号。

南京有女子目重瞳，丐于路，沈文通视之，目有两童子相并。

黑鲤首有七星，夜必北向化。沈文通外家人尝梦黑衣道士乞命，明日外舍见黑鲤，如梦之数，放之，复梦来谢。

于駢剃须迎妇，廛俗喜剃须，镊工有“邪排雁翅”、“双立冻蝇”之目。

谢卷启有“常如今日，永秘巾绢，一有不周，编呈知识”之句。

潘閻有“红尘三尺途，中有是非波”之句。

一善医维取本草白字药用之，多验。苏子容云：“黑字是后汉人益之。”

梅摯知滑州，创三亭：曰陪、曰象、曰申，取陪京象，曰申昼郊折之义，人笑其迂。

内法酒始自柴世宗破河中，李守正得匠人，至今用其法。

沈文通云：糟，熊白予云：“糟，阿胶。”韩持国云：“黄雀啐。”

欧永叔少时见一物如蛇，四足，有斑锦文，《白泽图》云：“是刀之精。”

罗蔔煮雄黄三日，如丹砂。

唐玄宗《实录》疏略最甚，若使独孤及、颜鲁公作，必不至此，元载蔽贤之罪也。

艺祖诞日，满营皆香，三日不歇，至今洛人呼应天院为“香孩儿营”。

啄木鸟舌，好事者引之，令长，作穿拍扳绳。

夏英公坟，初开，乃马令公墓，有志文，其家竟葬，不知也。

欧永叔自云：尝梦鸛鹄飞在树上，意甚恬快，闻榆口香特异。

永叔知举，太学生刘幾试卷凿紕缪，俄有闻岁诏，幾懼，改名辉，暨试，永叔在详定所，升作状元，刘原甫云：“永叔有甚凭据？”

刘辉榜，一经生名大祥，御改名天祥；又一生穆曜，御改名照。俚语诋朴鲁者为木鹞。

张师德试知制诰，属词稽缓，丞相将上马，犹未毕，王沂公传语，令且封起，来日撰既成，奏：“此人有德行，宜备顾问。”遂除三字。

张玄惑为淮南转运使，鬼挠其家，一监当使臣自赞能禁术，即语鬼曰：“运使，尊官，朝廷重任，尔何小鬼，辄敢无礼？”鬼大笑云：“唤做似你班行取奉上司求举荐耶？”

苏州司理解昉不孝，又有朝士，有善马，以渐粳米饭饲之，并为雷击死。

解昉尝作一曲云：“风暖莺娇，酒浓花重。”人多歌之。

王原叔在外制，托蔡君谟代行转官制，中书令史检旧本，适得一归明制，云：“生於遐陬。”彼人诉于中书，因命改换，更无所问。

一朝士，五日起居，衣纱公服，为台司所纠。三司使包拯亦衣纱公服，阁门使白易之，诘曰：“有何条例？”答曰：“不见旧例，只见至尊御此耳。”乃易之。

衿享，政府议上尊号，请舍人分撰五表，刘原甫草云，表数刻而就。

教舞鳖者，烧地，置其上，忽拊掌，使其跳梁。既惯习，虽冷地，闻拊掌亦能跳梁。教龟鹤舞，亦用此术。

章口箠犬，为所憾，伺睡，将噬其喉，惊起，自执，又噬其子，十馀疮。

黄宗旦差点殿前诸科试卷，凿五通六粗。真宗诏曰：“十道义，如何却五通六粗？”宗旦谢罪云：“臣在科场，臣亦苦心，今充三司判官，管钱谷，所以废忘。”既退，上顾左右曰：“犹称钱谷吏，却是解法筭。”

中使出外勾当，皆责知委状，敢妄奏他事，皆伏军令，祖宗旧制也。

春秋大宴，中允与医卜问坐馆中，同舍耻之，多不赴，谓之“左觅药，右问命”。

杜相苦痰嗽，性嗜蟹，人或止之，答云：“嗽痰发，犹有时，螃蟹过却便没。”

孝武六年初作诰。

梅圣俞说：曲名《盐角儿令》者，始教坊家人市盐，於纸角子中得一曲谱，翻之，遂以名焉。

丁正臣赍玉腴来馆中，沈景休云：“福州人谓之羹鱼也。”

韩持国问李端明驾头何物，曰：“讲座之一。《仁王经》。”原甫访王原叔，原叔云：“此座传四世矣。乃初即祚所坐。”

《山海经》云：象胆在在四足。鱼，秋分后不食。

肥壤栽柳蒸杀。卤地宜种林禽，不宜栽桃。

文德殿漏刻房司天生云：冬月，故水涩，旋汲新水，滑，夏月相反。

苏大舜元为浙宪，登杭州黄皮塔，索溷床，溷於其颠，群僧恶之。

苏子容云：唐诰初用纸，肃宗朝有用绢者，贞元后始用绫。又云：家有徐浩自写为除左丞诰。

真宗禁销金，自东封回，杜婕妤者，昭宪太后侄女，迎驾服之，真宗见之，怒，送太和宫，令出家为道士，是以天下无敢犯禁者。

蝟毛顺者雄，逆者雌，都下造滥缣帛者用之。

徐缜廷评监庐州税，河次得一小儿手，无血，惧，埋之。案：白泽图所谓封食之多力。

契丹鸭绿水出牛鱼，鰠制为鱼形，赠遗妇人贴面花。”

景德中，天下万五千寺，今三万九千寺，陈襄判祠部云。

胡武中在真州，常见火雹子坠地，火灭。刘原甫云：龙火，水沃俞炽，以人火扑之即灭。

昔执政有诗云：“躁因修贺刺，懒为答空书。”又有省判者云：“省府旧例不答空书。”

封时卿为湖州军倅，与同年李大谏诗酒唱酬，以疾阻欢，及愈，有诗曰：“已负数条红画烛，更寻双带绣香毬。白洲上风烟好，扶病须拚到后筹。”后有《难别词》：“佛许众生愿，心坚石也穿。今朝难送别，会却有明年。”座无不凄怆。

僖宗幸蜀，有北省官，忘其名，避地江左，元昆扈跸在蜀，因寄诗曰：“涉江今日恨偏多，援笔长吁欲奈何？倘使泪流西去得，便宜添作锦江波。”后有朝士同在外地，《睹野花追思京师旧游》云：“曾过街西看牡丹，牡丹才谢便心阑。如今变作村园眼，古子花开也喜欢。”

令狐楚《宫人斜》诗云：“唯应四仲祭，使者暂悲嗟。”又《白时诗序》云：“自刑部员外郎出得累历方镇，携挈随逐。”又有《菰花》、《芹花》诗，亦唐贤所罕咏者。

李郢尝与贾岛、僧无可游，岛没长江，僧亦返初，郢感叹题曰：“却到京师事事伤，惠林归寂贾生亡。何人收得文章篋，独我来经苔藓房。一命未霑为逐客，万缘初尽别空王。萧萧竹坞斜阳在，叶覆闲阶雪拥墙。”

南郊赏给，旧七百万，今一千二百万。官人俸，皇口中四千贯，今一万二千贯。合同司岁会，支左藏库钱八、九万贯，近岁至三十五、六万贯。初令皇太子料钱千贯，无公主料钱例。宋次道云：李长主在宫中请十千，晚年增至七百千。福康出降后，月给千贯。

本朝景德中，天下二万五千寺；嘉间，三万九千寺。陈襄述古判祠部日说云。

中书舍人视事，阁老压角，江邻幾杂志谓：立於褥东北角。以唐书考之，故事：舍人初诣省视事，四丞相送之。施一榻堂上，压角而坐，则压角者，丞相为之，非阁老也。又坐於榻，非立於褥也，见裴坦传。

太宗自并幸幽，乘敌无备。契丹主方猎，遁归牙帐，议弃燕、蓟，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。裕越时为舍利郎君，契丹国中亲近无职事呼为舍利郎君，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方，薄幽陵，人夹持两炬，朝举两旗，选精骑三万，夜从他道，自官军南席卷而北。又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，望风遁去，我师遏之，不得去，遂坚守。及我师已退，或劝袭之，裕越曰：“受命救幽、蓟，已得之矣。”遂不甚争利。

太宗、涪陵各相去十数岁生。

真宗初即位，禹偁谒毕相于开封，云某事某事，旧僚宜有规讽，出知黄州。

上在南衙，尝召散乐伶丁香画，承思幸，杨、刘在禁林作宣曲诗，王钦若密奏，以为寓讽，遂著令戒僻文字。

钦若说旦乞厚贖宗諤家，上顾曰：“宗諤大欠卿债。”旦乃知为钦若所卖，遂邑邑至薨。

辛卯，大理寺丞壬雍上其父旦文集，擢雍为太子中允。丁酉，以资政殿大学士司空王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，判河南府。初，钦若与丁谓善，援引至两府，及谓得志，稍叛钦若，钦若恨之。时上不豫，久事多遗忘，钦若先以太子太保在东宫位三少上，谓不若，因改授司空，钦若晏见，上问：“卿何故不之中书？”对曰：“臣不为宰相，安敢之中书？”上顾都知，送钦若诣中书视事，谓令设饌以待之，曰：“上命中书设饌耳。”钦若既出，使都知入奏，以无白麻，不敢奉诏。因归私第，有诏学士院降麻，谓乃除钦若使相，为西京留守，上但闻宣制，亦不之寤也。

壬寅，以光禄寺丞尉氏马季良家，本茶商刘美女婿也，于是召试馆职，太后遣内侍赐食，促令早了，主试者分为作之。

丙寅，诏：阁门自今入内都知押班如昭皇使以上，即与客省使等为一班，皇城使副以下并在皇城使之前，别在一行。太祖朝，都知押班率供奉官为之，内中祇应裹头巾、衣褐衫而已。宰相吕夷简不考故事，辄升其班次，议者非之。

许公升都职押班，班头不报，御史台至今每迁官，必奏免正衙。

王仲仪帅平凉，出都门，长檐帽，四襜衫，金束带鞍马，称是，子野赴甘棠，偕行，顾谓子弟辈：“不意仲仪坏到此个地位。”

丁未，开宝寺灵宝塔灾，谏官余靖言：“臣伏见开宝寺塔为天火所烧，五行之占，本是灾变，朝廷宜戒惧以答天意。寻闻遣人於塔基掘到旧瘞舍利，内廷看毕，送还本寺，许令士庶烧香瞻礼者。道路传言，舍利在内廷之时颇有光怪，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为灵异，惑乱视听。先自内廷外及四方钲敛钱物，再图营造。臣忝备谏职，见此事体，不可不言。臣闻帝王行事，但能勤俭修德，感动人心，则虽有急难，后必安济。臣观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，国帑虚竭，民间十室九空。陛下若勤劳罪己，忧人之忧，则四方之民安，咸蒙其福矣。如其不恤民病，广事浮费，奉佛求福，非所望於当今。且佛者，方外之教理，天下者所不取也。割黎民之不足，奉庸僧之有馀，且以侈丽崇饰甚，非帝王之事。或有戒臣者曰：若有营造，必不出於库府，但用内廷无用之物，准其直而与之，亦不诛求於民任，自僧徒化其愿施者，积岁累月而成之，庸何伤哉？臣应之曰：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，不聊其生，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，其穷至矣。陛下若恤民之病，取后宫无用之物、内帑自馀之币，出助边费，勿收中民一年田租，明降诏书，而告中外，此则陛下结天下之心，感召和气，虽造百塔，无以及此。若为无用浮侈之事，民益怨矣。又二年以来，减省后宫请给，皆言内中煎迫，不似往前。今一旦舍施，则财物无纪，何以取信四方哉！初缘市井之人有知者少，既见内廷崇奉，则遽相扇动倾箱竭橐，为害滋深。若以经火不坏便为神异，即本在土底，火所不及。若言舍利，能出光怪，必有神灵所凭，此言妄也。且一塔不能自衙，为火所毁，又何福可庇於民哉？今朽木腐草皆有光，水精及珠之圆者，夜亦有光，况舍利本胡中怪异之物，有光，亦非今日之瑞。昔梁武帝造长干塔时，舍利亦常有光，及台城之败，何能致

福？视此可以监矣。其开宝寺舍利塔，伏乞指挥更不营造，上以见陛下不惑之明，下以昭国家爱民之意，仍乞更不迎入内中供养。且胡人军校皆呼舍利，舍利入宫，不祥之语，尤宜戒之。其然顶烂臂之人，亦乞禁绝。”时盛暑，靖对，上极言靖素不修饰，上入内云：“被一汗臭汉薰杀，喷唾在吾面上。”上优容谏臣如此。

降新河东转运使、刑部郎中、集贤校理李昭遘知泽州，坐奉使契丹，其从者尝盗敌中银杯也。昭遘从者既杖死，诏以银杯送敌中，议者谓盗已正法，送银杯，于体有损，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罢送，不听。知雄州王仁旭直纳军资府，人称其得体。

戊戌，景福殿使、梓州观察使、入内都知王守忠领武信军留后。寻诏守忠如正任班，他无得援例。如正任班，乃十二月戊子，今并书。守忠遂移閤门，欲缀本品坐宴，閤门从之。御史何郯言：“臣伏闻閤近进四日紫宸殿宴人使坐图，入内都知王守忠亦列在，杨景宗下预坐。臣访闻得閤门仪制，内外臣僚带刺史至节度、观察、留后，并系遥郡，不得正官班列，以至赐与、进献，颇甚殊绝，唯正刺史已上，凡遇宴会，坐次方许列在殿上。今若以守忠带两使留后，便依正官例升殿预宴，即是自今内外臣僚，凡带遥郡，皆合殿上预坐，启僭坏法，莫此之甚。且朝廷仪品，所以辨尊卑上下之分，不可轻弃旧章，以生紊乱。况祖宗典法未尝有内臣殿上预宴之事，此弊一开，所损不细，伏望指挥下閤门，速行改正，一遵旧制，仍令今后遇有宴会，臣僚职位不合预坐之人，不得妄有升进坐次。所冀示朝廷纲纪之正，戒人臣僭差之望。”初，西上閤门使钱晦亦言：“天子大朝会，令宦官齿士大夫坐殿上，必为四方所笑。”然竟为奏定坐图，及御史有言，守忠自知未允，宴日辞而不赴。

守忠延福宫使、遂州留后，乾元节上寿，押正任观察使，閤门不敢谁何。乞缀本品坐宴，閤门亦从之，自知未允，辞而不赴。

甲戌，召近臣及馆阁省府官观瑞竹于后苑，退而多为赋颂以献者。旧制：群牧判官不与，时閤门使钱晦为群牧都监，殿中丞李复圭为群牧判官，复圭属晦求与，因召之，后遂成例，嘉□五年乃釐正之。复圭，淑子也。

永叔建言：两制不许诣执政第。

富、范建议建储，王德用在密府，合掌加额云：“置这一尊菩萨何地？”永叔闻之，骂作“老衙官”，及为神道碑，颇溢美。

陈昭素勾当三司修造，案半年减十五万，议者云可罢陕西买米一年。

送兵下狱，诘问，了不自知。

御厨自李象中得罪后，日宰四十羊已，前日宰二百八十羊。

雷简夫判设案日，御厨日支面一万斤，后点检得，乃日剩支六千斤。

公主诞庆三日，宰臣以下包子有金银、玳瑁、犀角、檀香、象牙、钱，三舍人，独二人权修注得之，四待制，独三讲筵得之。刘敞、何郯不与，向侍郎亦不霑，台中自独坐至监察一等受赐，馆中惟吴及正得之，盖内官惧台谏也。

陈相就史馆，检先君传云：尝为县小史，因此进本入内，至今史馆无。

寿星观塑像，内官以肖圣容，后差省判范宽之相度，别建一殿，谓之寿星神御殿，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。

本朝荥阳吕公希哲尝言：凡与交游书，闻其父祖知名于世者，须避其名讳。凡作书，须先思，及书之于几，然后作书。文潞公与故旧款接一坐，未尝犯其父祖名讳。